

聖女大德蘭：我是教會的女兒

李秀華¹

本文作者藉由聖女大德蘭的生平、經歷和教導，指出這位教會的聖師如何地在教會中成長，也受到教會當時情況的影響。她因愛教會而受苦，也曾受教會肢體所折磨；最後，她在結合性靜觀的靈修轉化中，蛻變為教會的女兒。現在，她也邀請所有人進行這趟內在旅程，參與基督奧體的使命，共同為教會全然地奉獻！

導言

聖女大德蘭（St. Teresa of Avila, 1515~1582）誕生於西班牙的亞味拉；她喜歡被稱為耶穌的德蘭。她逝世40年後，於1622年被列品為聖人。教宗保祿六世於1970年9月27日在羅馬尊稱聖女大德蘭為靈修之母，並宣稱她為「教會的聖師」。1982年11月1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亞味拉向群眾說：「耶穌的德蘭猶如一條河流引領人到泉源，一線光輝引領人到光源」。他確認「耶穌的德蘭，普世教會的第一位女聖師，是一位有力講論天主的人，她邀請我們與基督親密交往，她打開了忠誠和服務慈母聖教會新的途徑」。

在列聖品時，目擊者作證指出，聖女德蘭生命的末刻，是

¹ 本文作者：李秀華老師，天主教生命之母會成員，現任教於輔仁大學，並兼任輔大學輔中心心理諮商師。

在亞爾巴隱修院 (Carmel d'Alba de Tormes)，她領受了聖體並感謝慈母教會。1582年10月3日約下午五點，她向安端神父 (Antoine de Heredia) 辦告解並要求領受病人傅油聖事。在等待的時候，她勉勵她的修女們修全德之路並遵守會規和會憲。當聖體進入她的房間時，她已非常虛弱。她使勁全力在修女的幫助下，坐在床上，容光煥發，充滿喜樂地說：

「喔！我的天主和我的淨配，看！我渴望的時刻來臨了，是我們結合的時刻了，是離開這放逐之地，願祢的旨意承行。我非常感謝祢使我成為教會的女兒，而且在教會內逝世，因為最終，我是教會的女兒。²」

西班牙文中，女兒與孩子是同一個字：hija。德蘭多次感謝天主讓她做教會的女兒，並多次重複「我是教會的女兒」。她虔誠地請求天主寬恕她的罪過，藉著耶穌的功勞，她得到赦恩；她也請姐妹們為此意向祈禱，並謙虛地請求寬恕。一直到夜晚，她再次要求傅油，並再次感謝天主使她成為教會的女兒。10月4日方濟亞西西的節慶，她不能說話了。這時候她的病痛到了極點，但她寧靜地躺在床上，像是在祈禱，大約晚上九點逝世。

這些在她生命末了的簡單、美好的見證，使我們更加意識到聖女德蘭對教會的熱情；教會為她來說是慈母，是她生命、祈禱、刻苦和革新修院的動力。當她在生命末刻喊出我是教會的女兒，不止使我們感動、羨慕，也使我們不能不深思「我是

² Jean-Marie Laurier, *Chemin vers l'eau vive* (Les Plans sur Bex: Editions Parole et Silence, 2005), p.82.

教會的女兒」是甚麼意思？她為何能這麼說？並如此喜樂地說？對我們有何教導和啟發呢？

本文首先簡單描述德蘭如何在慈母教會中得到滋養成長；其次說明她的靈修如何在教會的奧蹟中茁壯成長；又有何影響。最後，德蘭如何參與基督奧體的使命？這些生命的軌跡將帶領我們更深入了解她的心靈、使命和成為教會的女兒的真諦。

一、在慈母教會的懷抱中成長

（一）教會的搖籃—家庭

大德蘭出生於十六世紀初的強權大國、西班牙榮耀歡騰的時代；祖父是托利多（Toledo）有錢的商人，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她的父母對天主懷有很大的愛和信心，在「既有德行，又敬畏天主的雙親」³照顧愛護下，虔誠的種子早已撒在她的心上。

她的父親雅龍索（Alonso Sanchez de Cepeda）喜愛看聖書，也給他們兄弟姊妹看西班牙的聖書；而且對窮人很有愛心，對病人富同情心，對僕人亦然。藉著這些好書，和溫和聰慧的母親貝雅翠絲·奧馬達（Doña Beatriz de Ahumada）教他們祈禱、敬禮聖母和聖人，以及兄姊的熱忱信仰，喚醒 6、7 歲的德蘭修德愛主。

小小年齡的她，有次邀約她的胞兄羅瑞格（Rodrigo）前往摩爾人地區，想為基督殉道。半路上，他們被叔叔撞見，立刻把他們帶回家。焦急的父母問他們出走的原因，德蘭回答說：「因

³ 大德蘭著，加爾默羅聖衣會譯，《聖女大德蘭自傳》（台北：星火文化，2010）一 1。本書以下簡稱「自傳」，引文註明章、節出處。

爲我要見天主，要見天主，就必須先死」。無法爲天主致命，他們就計畫做隱修士：祈禱、施捨、做補贖和尋求獨處等等。小小的心靈沐浴在充滿愛和信仰的小型教會裡，渴望見到天主。

（二）天主的召叫

青少年的德蘭受母親影響，非常熱衷於浪漫的騎士小說，甚至沉迷於虛幻的事物，「我有一些表兄……我聽他們說的戀情，及沒有半點好處的幼稚事情，更糟的是，我敞開靈魂，迎向所有使之受害的事」。再加上她 13 歲就喪母，少了母親的呵護，與親戚中愛好虛榮、輕佻的孩子關係相當好，備受影響。

雅龍索先生看在眼里，心裡著急，終於在德蘭 16 歲那年把女兒交給奧斯定的修女照顧。瑪利亞·碧莉瑟諾修女（Doña Maria Briceño）負責管理她們，她是一位深度的祈禱者。「我開始喜歡和這位修女良好聖善的交談，很高興聽到她把天主講得那麼好」（自傳三 1）。她對德蘭頗有影響，也引發她開始考慮自己的聖召。德蘭可能內在過於掙扎要不要當修女，造成沉重的壓力，終於病倒，因而必須離開學校，回到父親的家。

（三）聖善叔叔及家人好友的影響

當健康日漸好轉，她被送往探望姊姊。途中順道拜訪過著聖善、隱居生活的叔叔伯鐸·桑側斯·賽佩達（Pedro Sánchez de Cepeda）。叔叔介紹她看一些靈修書。「雖然我在那裡沒有幾天，由於這位好陪伴者，及天主的聖言——無論是聽到的或唸出來的——給我的心力量，我開始覺悟孩提時代所知道的真理，而且也

害怕，萬一我死了會下地獄」(自傳三 5)。雖然她尚未完全確定要當修女，但她看到修道生活是她最好、也最安全的身分。三個月之久，她陷入內心的交戰，竟至生病昏迷不醒。

她的健康向來欠佳，但她喜歡讀好書。閱讀聖業樂的《書信集》深深鼓勵了她，促使她鼓足勇氣答覆聖召。因她的父親捨不得她去當修女，她遂偷偷離開父親，於 1535 年 11 月 2 日進入她好友華納·蘇亞雷斯 (Juana) 的降孕隱修院，這個具教會傳統的修會。父親無可奈何地接受，給了她一筆豐厚的入會金。

(四) 開始收心祈禱

發願後不久，即入會兩年；可能她一方面渴望取悅天主，但又放不開世俗的友誼與虛榮，內心的衝突使她再度病倒，請來的群醫束手無策。她的父親焦急憂慮，送她到貝賽達斯 (Becedas) 接受治療，但她的病情劇烈惡化。期間，她住在大姊家，免得來來去去。在路途中，她的叔叔伯鐸·桑側斯·賽佩達送她《靈修初探》這本書。

「我不知道如何進行祈禱、或如何收心斂神，所以我很高興有這本書，並下定決心要全力奉行這條路。……由於上主賜我流淚的恩典，我讀的津津有味。我開始找時間獨居，常常辦告解，追隨這條道路，把這本書當作我的神師。……在此初步階段，至尊陛下開始賜我許多恩惠。我獨居九個月……。經由這條路，上主開始恩待我，賜給我寧靜祈禱。有時候，我達到結合……。」(自傳四 7)

（五）感化告解神父

治療期間，她住在大姐家。在貝賽達斯，她常找一位極聰明又有社經地位的神職人員談話和辦告解。「他由我獲悉，我已決定，無論甚麼理由，我都不在重大的事上違背天主，他也同樣向我保證；因此我們有許多的交談。……由於他對我的感情深厚，他開始向我述說自己不道德的處境」（自傳五4）。約有七年，這位神父與一個女人公然有愛情交往，使他名譽和聲望掃地，一直生活在危險的境況中，卻沒有人敢在這事上勸告他。

德蘭想盡辦法了解緣由。他爲了取悅德蘭，將脖子上的符咒給了德蘭，德蘭把它丟入河裡去。這位神父好像從睡夢中醒過來，開始憶起這幾年來作的每一件事，他開始驚恐，對自己不道德的情況感到悲哀。最後他開始痛恨這個女人，不再見這個女人，而洗心革面專心事奉天主。一年後，這位神父死了。藉此事件，德蘭深深體會：修德的道路上，罪過的陷阱不少；聖神的帶領和淨化是很重要的。

（六）諸聖相通功的經驗

她在貝賽達斯住了幾個月，承受著最劇烈的痛苦，幾乎一命嗚呼。父親見狀，把她帶到醫生能診治的地方；但沒有人對她的病情存有希望。「最後三個月更形惡劣。我急於去辦告解，因爲我向來勤快地辦告解。他們想我是怕死，父親爲免除我的憂慮而不許我辦告解。由於沒有讓我辦告解，家父感到極大的痛苦——向天主發出許多呼喊和祈禱」（自傳五9）。

感謝天主，本來修院的墓穴已打開一天半，等著屍體運回，也在城外的男會院那裡舉行了喪禮；然而上主使她恢復了知覺。「我立刻就想要辦告解。我淚汪汪地領了聖體」（自傳五10）。她立刻急著想要回修院，雖然她的虛弱狀況無可言喻，只有皮包骨。送她回亞味拉時，德蘭更是瘦弱，癱瘓了三年之久。

「由於我看到自己這樣癱瘓，又還這麼年輕，而世上的醫生是多麼無望，我決心求助於天上的神醫」。她奉榮福聖若瑟為護衛者和主保，鄭重地把自己交託給他，聖若瑟為她轉求，她才能站起來走路，不再癱瘓。德蘭藉這次天上地上的諸聖共融代禱，恢復了健康，使她深深體驗到諸聖相通功代禱的力量。

二、德蘭的靈修在教會奧蹟中的成長及其影響

大德蘭能夠起身後，在假謙虛的心態下，失去了天主賜給她的恩寵：

「我就這樣消遠復消遠，虛榮復虛榮，歷經種種場合，許多次置身於非常嚴重的事態中……。我羞於藉祈禱中親密交往的特殊友誼，回來尋找天主。……當罪惡增加時，我開始失去了德行上的喜樂，及我對德行的愛好。我的天主，我非常清楚地看到，這些事遠離了我，係因為我遠離了祢。」（自傳七1）

（一）領受了深度悔改的恩寵

當時德蘭的隱修院，住有修女 180 人，常常會客，缺少靜默獨處。有團體的禮儀及口禱等，但沒有收心祈禱。大德蘭健

談，朋友也多，把時間浪費在空洞無益的事上：「害處和分心是從這些友誼來的。……我已有一年多沒有祈禱了。在這段期間，家父罹患一種疾病，我去照顧他，持續了幾天，他就與世長辭了。比起他的身體，我靈魂的病症更嚴重，沉溺在許多的虛榮之中……」（自傳五 11~14）。

28 歲的德蘭目睹父親聖善的死亡，她更加責備自己的卑劣生活。隔年，她向她父親的告解神父（Fr. Vicent Baron, OP）領受和好聖事，也開始和他談話；神父勸她不要放棄祈禱，因為祈禱的益處萬無一失。她開始恢復祈禱，但處在極端辛苦的生活中：

「一方面天主正召喚著我；另一方面，我追隨著世俗。天主的事全都使我快樂，世俗卻牽繫著我」（自傳五 17）。

「好幾年來，常常在我決定用來祈禱的那個小時，我掛心著時間到了，超過我該留在那裡的時間……在進入小經堂，我感到心酸，也同樣地難以忍受，我必須鼓足全部的勇氣。」（自傳八 7）

這樣的困難持續了十八年之久，直至她看到小經堂一尊遍體鱗傷的基督像而淚流如注，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忘恩負義。」（自傳九 1）

領受了這個恩典之後，她很熱心地敬禮聖女德蓮，時常存想她的皈依，希望聖女為她求得寬恕。那時，剛好有人拿了聖奧斯定的《懺悔錄》給她：「彷彿上主安排了這事……上主寬恕了他，祂也會寬恕我的……細想祂對我的愛，我再度恢復我的勇氣，因為我絕不失去信靠祂的仁慈」（自傳九 7）。

至此，39 歲的德蘭深度悔改之後，天主賞賜了她活生生被動祈禱的經驗。「從這裡開始，這是一部新書，我是說，這是一個新的生命……，是天主生活在我內……，祂使我從自己得到釋放」（自傳廿三 1）。

（二）徹底地跟隨基督

德蘭在聖言、聖像和聖事中與基督相遇：開始凝視的收心祈禱；進入與基督和祂一起向天父的祈禱以及天上地下諸聖的代禱；其經驗和訊息清楚地指出教會的信仰帶動我們邁向生命的圓滿。為德蘭來說，與耶穌基督的相遇是許諾要追隨祂；就是邀請她跟隨基督的貧窮和服從、愛兄弟姊妹（愛鄰人）、謙虛和完全被天主隨意處理（disponibilité）。這條引領至活泉的道路，是一條內在和祈禱的路，與效法耶穌不能分開。

1559 年德蘭領受到地獄神視的恩典，開始覺得必須為兄弟姊妹的救恩工作全力以赴。她認識到甚麼是地獄，就是與天主分開。這是最痛苦的。她了解到基督徒的存在是嚴肅的，而拒絕恩寵是嚴重的罪。至此，她熱切地為兄弟姊妹得救和為教會的聖德和合一祈禱；並說服聖若瑟隱修院的修女一起祈禱。

如何有成效呢？德蘭說：「第一點是彼此相愛，第二是超脫一切受造，第三是真謙虛」（全德四 4）。這三點共同構成祈禱的根基，這樣才能活出更完美的生活，也就是在靜觀祈禱中與天主結合，全心去愛天主及拯救靈魂。「除了盡所能地做一切，不要滿足於其他次要的甚麼事……使天主受到事奉」（自傳卅二 7）。

她焦急地想獲知，有甚麼方法或方式，能使我為這麼多的罪惡做補贖？及該做些甚麼來獲得這麼多的益處？她看到當時自己住的降孕隱修院沒有靜默獨處、紀律鬆弛等，引發了她對修院革新的渴望及回到福音貧窮勸諭的精神。

1. 克勝貧窮和服從的困難

「有一天，在領聖體後，至尊陛下熱切的命令我，以我的全力，致力於這座新修院。祂做了很大的承諾，這座修院會建立起來，祂會在其中大受崇奉」（自傳卅二11）。

她找些理由拖延，但上主使她看到這是祂的旨意，所以她不得不告訴告解神師巴達沙·奧瓦雷斯（Balthazar Álvarez, SJ）。神師不敢堅決地反對，要她按長上卡司提省會長安赫·薩拉察（Angel de Salazar）神父的旨意去做。剛開始這位省會長欣然同意此事，也接受這座修院直屬他的管轄。但不久，這事傳開來，不少的閒言閒語、譏諷嘲笑、威逼迫害臨於德蘭和幫助她的貴婦紀爾瑪·于佑雅（Dona Guiomar de Ulloa）。省會長認為反對眾人非明智之舉，所以他改變了主意，不願接受新修院屬他管轄。這使德蘭非常痛苦。德蘭和貴婦去請教神學家道明會士伯鐸·依巴涅斯（Pedro Ibanez），這位博學者肯定她們的計畫。但告解神師要她保持緘默。德蘭聽命，大概有五、六個月她不參與或提起這事。

1561年4月 San Gil 中學的新院長到來，這位院長支持德蘭的計畫，並勸德蘭的告解神師支持她。德蘭的內心很肯定天主要求她進行這工作。告解神師、院長、依巴涅斯神父和德蘭

決定在暗中進行。德蘭隨從內心的指示，雖沒有省會長的同意，冒險進行這計畫。

1561年8月15日，在道明會的修院裡，她看到聖母和聖若瑟為她穿上潔白光輝的衣服，並告訴她應相信致力建院的事必會完成。「並使我了解隸屬於本會的長上並不合宜，……他告訴我，以某種方式向羅馬申請……服從隸屬於主教……」（自傳卅三16）。那時，隱院不是很有架構；要等到德蘭1562年8月24日的革新和特利騰大公會議1563年12月3~4日的法令在隱修院豎立柵欄，才有些組織。這些歷史因素，讓我們了解德蘭的躊躇不決和困難。她要建立一個沒有定期收入的隱修院，赤貧地追隨基督的勸諭：「當我回到祈禱，默觀著十字架的基督，這麼貧窮，這麼赤裸裸，我無法接受成為富有者。我淚水滿盈地懇求祂，妥當地安排事情，好使我看到自己是貧窮的，如同祂一樣」（自傳卅五3）。

許多人都反對新修院沒有定期收入。在托利多，她見到方濟各會士伯鐸·亞爾剛大拉，這位聖善愛貧窮的會士相反所有人的意見，說服德蘭要實行絕對的貧窮，也就是過著依靠基督的生活，不要有定期收入。天主在她內再次肯定這種選擇；連反對她沒有固定收入的依巴涅斯神父也改變了態度。

1562年7月，紀爾瑪貴婦很高興，因德蘭回到亞味拉。一晚，她收到羅馬宗座的批准文件和昭書，而且順利地直屬主教的管轄。「一切事情都極秘密地進行；如果不這麼做，什麼也完成不了……」（自傳卅六3）。

8月24日早上，第一批四位修女沒有嫁妝也沒有錢，在鐘聲嘶啞響起的彌撒中領受會衣且供了聖體。這新的修院是獻給聖若瑟的。兩三天後，反對聲和責難又起，市議員和市長召開市議會，一致通過絕不批准她們革新的隱院。她們飽受迫害。這些攻擊持續約有兩年。聖若瑟隱修院最後屬於主教的管轄，但德蘭自己還是屬於她的省會長和降孕隱修院院長的權責下。

2. 愛和實踐耶穌的神貧精神

貧窮建基於真正的愛。為德蘭來講，貧窮是將生活完全交給天主，和依靠基督的力量。相對的，也象徵著要工作。降孕隱修院的修女是不工作的，她們的生活是靠父親給的嫁妝；假如沒有，就作能作的，或活得不是很好，或可憐地活著。而聖若瑟革新隱修院是要工作的，這也是德蘭的革新。

貧窮使人完全依靠天主。所以德蘭要求她的修女們不必為財富或金錢祈禱，也不要浪費時間為人的這些意向祈禱：

「這世界正烈火燎原，人們要再次判決基督……他們想破壞祂的教會。……不，不，修女們！現在不是討論無關緊要之事的時候。⁴」

「雙眼緊盯著你們的淨配吧！祂必養活你們。……當我擁有的愈少，我的憂慮也愈少。……如果我們只圖外表貧窮，而心靈卻不是如此，就是在欺騙世界。」（全德二3）

⁴ 大德蘭著，加爾默羅聖衣會譯，《全德之路》（台北：星火文化，2010）—5。本書以下簡稱「全德」，引文註明章、節出處。

「神貧是個寶貝，世上一切好事盡含其內。神貧具有很大的統治權……如果我毫不想望國王和公卿貴族的財富，也不討他們的歡心，如果我連極小的事也不願惹天主不高興，那麼國王和公卿貴族與我何干？我們的襪襪上須有這些徽章，也要渴望在各方面守好神貧：在房屋、衣服和說話上，而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神貧。」（全德二 5-8）

可見，貧窮帶來自由的精神。德蘭呈現出貧窮的價值，是積極和愉悅的。她在《全德之路》八~十一章中教導我們要超脫所有世物、家庭、健康和自己：「因為我們太黏著自己，所以無法超脫自己」（全德十 2）。為她來講，這種超脫總是象徵著更大的心靈自由，也是一種更真的愛、更完整地愛基督。

3. 愛不留在陰影內

真正的貧窮與愛相連。這愛是真愛，完美和靈性地愛近人。這是來自天主的誡命：「如果妳們彼此相愛，眾人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若十三 34）。愛人、愛天主是重大的見證。基督徒生活在一個靈性的家庭裡。愛使我們與天主相通，也使我們進入有相同信、望、愛理想的團體，這要從愛近人開始。

德蘭一開始就看到在團體內存在著特殊友誼的毒害。180 人的降孕隱修院使她受苦；有一些小圈圈、姻親團體和敬禮的團體等。所以她成立 13 個人的隱修院，為能有所改進：

「人人都必須都是朋友、都必須被愛、都必須被幫助。……如果意志傾向於更偏愛某人，超過其他人，我們
要很小心，不要讓那些情感支配我們。……啊！修女們！

除了以寶血救贖人靈的那位，不讓我們的意志作任何人的奴隸。」（全德四 7~8）

「道德的」、「真的」、「完美的」愛，是德蘭要告訴她的修女和我們的，而不是情感上的愛。愛需要認識和智慧。為能夠真愛，需要在天主內與人建立單純、光明的關係。

4. 跟隨耶穌的謙遜和隨祂任意處置

「眼看著沒有過失而挨罵，又默不作聲，這是大謙虛。也是極度效法除免我們所有罪過的上主」（全德十五 1~2）。在她的書中，她要帶領我們走上真正自由的精神，特別在與近人的生活中、在兄弟姊妹友愛中的撞擊和受傷：

「真謙遜的人，必定真的渴望不被看重、遭受難為、沒有過失而挨罵，甚至是在很大的事上亦然，因為如果他渴望效法上主，還有甚麼比這更好的呢？」

「我們想從受造物中得到甚麼呢？如果在上主面前我們沒有過錯，即使所有的受造物都責怪我們，那有甚麼關係呢？啊！我的修女們！我們從未了解這個真理，因此也從未達到全德之境，除非我們常常細察和深思什麼是、什麼是非。」（全德十五 6）

為德蘭來講，是天主和祂的判斷才算數。她的貧窮、服從、謙遜和自由精神，是一種徹底的靈修的態度：內心讓天主隨意處理的精神，是天主的賜予和承行天主旨意。對聖若瑟隱修女小團體來講，每位修女都邁向活泉之道，像她一樣渴望成為默觀者。然而，沒有人可以強迫天主給恩寵；與天主結合的默觀

是一種超越的恩典——像天主一樣超越。人不能獲取，但可以以一顆謙遜的心準備自己。

基督曾教導人如何選擇自己的位置（路十四 7~11）；祂也如同僕人一樣奉獻了自己（路廿二 27）。德蘭希望我們了解：天主沒有帶領每一個人都走同樣的路，每個人的時間也不同；每個人走向活泉，應該接受自己的位置和天主在教會內所給的使命。

5. 生命的蛻變——「意志的結合」

德蘭 20 歲入會，40 歲才改變她庸庸碌碌的生活，努力收心祈禱，度更聖善的生活。直到 47 歲，她建立第一座聖若瑟隱修院後，才改變整個生活，邁向全德之路。她旅程的目標，不是自己的完美，而是天主。天主是聖的，是完美的。小時候她就想要看見天主。她知道要見天主，必須先死亡。現今藉著靜觀祈禱與天主互通共融，也能見天主。

德蘭講的完美之路，就是靜觀祈禱之路。因為靜觀祈禱引人找到生命的活泉：是天主要來成就這種祈禱。她說：「除非我們下定決心，以靈魂擁抱好耶穌，我們的上主，因為在祂內會尋獲一切，也會遺忘一切」（全德九 5）。我們要怎樣擁有天主呢？在哪兒找到天主呢？在她的著作裡，一直教導我們天主就在我們的心內。我們要回到我們的內心來找天主。找到這生命的泉源，這永不再渴的活泉——天主。

這條路是為所有的基督徒，不只是為她的修女們。德蘭說：「我們的靈魂如同一座城堡，完全由鑽石或非常明亮的水晶造成的，其中有許多房間，在神聖的光源下發光，天主親自居住

在其中央」(城堡 1.1.1)。在我們靈魂內有一個小小的天堂，我們要收斂心神，關掉所有讓我們分心的官能，以信德轉向這位創造者，專注地與愛我們的天主愛的交流，沐浴在祂聖愛的汪洋裡，讓祂淨化滋養。雖然想像力、理智、記憶都會打擾我們，但我們盡力收斂心神，天主聖神就會在我們身上工作。

德蘭描述的七重城堡，前三住所是天主一般性的援助，我們要盡力主動地準備自己；後四個住所是天主特殊的援助，幫助人達到與主密切的結合——神婚的境界。一個靈魂的至極美麗，及其深奧的包容力，因著達到第五住所「意志的結合」，促成靈魂真正的轉化。神秘恩寵的效果使我們看到了這種轉化。基督的降生、宣道、救恩、死亡與復活的奧蹟，無非也是要恩賜我們轉化與提升的恩寵，好能活出天主子女的生命。

大德蘭以桑蠶的比喻，扼要地說明靈魂所經歷的階段。這比喻成為她整個靈修的轉捩點和重要的教導。

「你們聽聽桑蠶吐絲的奇妙過程吧，只有天主才有這種巧思。……蠶寶寶是靠桑樹養活的……它們用絲做成狹小的繭把自己藏在裡面。蠶長大了，變醜了，也走到生命的盡頭。後來從這繭出來，是一隻非常優雅的白蝴蝶……。靈魂就像這隻蠶，在天主聖神熱力的幫助下，開始利用天主賜給我們眾人的一般性援助，並利用天主賜給教會的良藥，如經常領受和好聖事、多看聖書、多聽聖道等……漸漸充滿活力；靈魂利用剛才提到的那些方法並作好默想，便得到了滋養，終於成長起來了。……至於我最初所提到

的小蟲，已經長大並開始吐絲建造住所了，它必須在此住所內死去。」（第五住所第二章）

德蘭解釋說，要建造這神聖的住所，是我們力所能及的事，就像蠶一樣，從自己身上割捨自己，死於自我⁵。

「一旦我們做完能力範圍內的事，天主就會把這本來毫無價值的工作與祂的偉大崇高結合在一起，並賦予它無限的價值，就是以祂自己作為報酬。因此我們要鼓起勇氣，趕快完成這項工作，趕快吐絲來編織我們神秘的小繭……。讓這神秘的蟲兒死去吧，對，就像蠶一樣，在結束天賦的工作後死去。到那時，妳們將親身經驗到如何看見天主，見到自己被包在天主的偉大裡，就像蠶兒包在繭裡一樣。我說妳們將見到天主，指的是以我所講過的那種方式見到天主，就是在結合性的靜禱中所感受到的那種方式。」（見天主，882~883 頁）

由結合性的靜禱所造成的轉化，確實算得上是真正的蛻變。這是她自己親身的經歷，是她熱烈追求的目標，也是她渴望修女們能努力達到的目標。「這就是我一生所期望並不斷向吾主祈求的結合」（見天主，884 頁）（第五住所第三章）。

德蘭一生的經歷，為其教導提供了可貴的確切性與闡釋。

「在她修道生活的最初幾年，有時被提升到結合性靜禱的境界。這些神恩使她在極大的病痛中變得無比堅強，

⁵ 耶穌聖嬰瑪利尤震神父著，逢塵瑩譯，《我要見天主》（台北：生命之母會，2003），881 頁。本書以下簡稱「見天主」。

並使她的使徒工作頗具成效，尤其是對自己的父親和幾位世俗之人。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時期，即德蘭所謂的冷淡時期之後，她又重新感受到天主占有自己的靈魂了。當時，在她所領受的高超神恩中，就有屬於第六住所的神視和啓示，其中確實還有心被刺透的恩寵，就是這恩寵使她成爲靈修之母。」（見天主，917頁）

不久之後，這恩寵使她在開始進行改革、建立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時，收到成效。聖女在建立這座隱修院時，顯然剛開始只想爲自己創造隱居獨處的環境，以便與耶穌基督生活在深交密契之中。

三、參與教會奧蹟的使命

（一）熊熊烈火般的愛情與祈禱

「然而，隨著時光的流逝，在我內燃起極其熱烈的願望，一心想爲救靈事業有所貢獻。我時常覺得自己好像一個擁有豐富財寶的人，願意與世人分享，但是我的雙手似乎被捆住了，無法把財產分施給人，我的靈魂似乎也這樣被束縛住了。吾主當時賜給這靈魂的恩寵是十分崇高的，但是恩寵只保留在我內，好像未能善加利用。我不斷用我卑微的祈禱光榮天主，也讓修女們與我同禱。我燃起她們的救靈神火，並使教會壯大。凡與她們交談過的人，離去時無不受到感化。我就是這樣來滿足我心頭熊熊烈火般的熱切願望。」（《建院史》第一章）

當法國境內發生激烈宗教戰爭的新聞傳到聖女耳中，以及從西印度群島回來的方濟會神父告訴她說，「千百萬靈魂由於缺少宗教教育而喪亡」時，她傳教救靈的熱忱激增，而且有了明確的對象。她決定建立新的隱修院，以傳教救靈為宗旨，並把改革推廣到男會士身上，因為他們能為拯救靈魂親自奉獻心力。德蘭共建立了十七所革新女隱修院，在當時的環境背景下，她所面對的挑戰、限制和困難不在話下。

「為了拯救那許多失落靈魂中的一個，我情願死千萬次。然而，身為女子，又如此卑劣，服事天主，又不能如我所願做些什麼，我所有的渴望，從過去到現在始終是：既然祂的敵人這麼多，朋友這麼少，這些極少的朋友應該是很好的朋友。因此，我決心去做我能力所及的些微小事，也就是，盡我所能徹底完美地遵守福音勸諭，並且使住在這裡的少數幾位也同樣如此。」（全德一-2）

德蘭及其修女們以無比的愛情，藉著祈禱的眞誠，不顧隱修院和當時女人的限制，以信德為基督及教會發出熊熊的愛火和祈禱：

「至於我，儘管可憐不堪，仍要向至尊陛下祈求這事，因為，這是為了祂的光榮和聖教會的益處；而我所有的心願就是這些。……上主！當祢在世上行走時，祢並不輕視婦女，反倒是常常滿懷憐憫幫助他們。」（全德三7）

（二）生命力新的動向

聖女承受基督在法國所受的創傷，並為衆多靈魂因缺少教導而在遙遠的美洲不幸喪亡而潸然淚下的心境下，逐漸發現教會就是基督的奧體，並體驗到教會的合一性，這合一性就是靈魂與基督以及靈魂彼此之間深邃結合在一起的生命聯繫。就這樣，她深入當時的教會，找到了自己在教會內的位置，找到了天主在祂永恆計畫中為她及她的改革所賦予的使命。

這雙重發現，非來自理智，而是來自充滿她靈魂的愛情，因此她的發現是深刻而鮮活的。在聖神影響下，「愛情之光在她靈魂深處激起了新的動向，自此她內心與外在的一切活動皆朝著這個動向發展。這新的熱忱，不只是靈魂在自我關心與憂心於自己修成全德之餘，將未經使用的剩餘精力用來關心別人而已；而是靈魂深處的充滿生命力的新動向。它帶動整個靈魂，將其全部精力奉獻給教會及其肢體」（見天主，919頁）。這不是一個滿溢的水盆，而是一個打開全部閘門來澆灌教會園地的蓄水池。對這個靈魂來說，全德就是對教會毫無保留地把自己完全奉獻出來。

藉著「意志的結合」，德蘭教導我們基督成為靈魂的居所。「基督愛了教會，並為她捨棄了自己」。因此靈魂只有跟隨基督思想與愛情的帶動，才能更上一層樓。教會對靈魂而言，就像對基督一樣，是活生生的實體，靈魂必須在她內，為她生活，為她工作，為她而死。靈魂與基督的結合，必須朝向更崇高的結合邁進，即基督與祂教會的結合。

「至於我最初所提到的蟲兒，已經長大並開始吐絲建造住所了，它必須在此住所內死去。現在我要為妳們指出，對靈魂來說，這住所就是與基督結合。我彷彿在某處讀到過或聽說過，我們的生命是隱藏在基督內或天王內的，這本是同一回事，或者說基督就是我們的生命（哥三3-4）。」

（第五住所第二章）

「聖女大德蘭在意志的結合中，知道自己被引進基督之內，從此之後基督就成了她生命隱居的住所，這豈不正說明她發現自己在教會內已與基督結為一體，進入整個的基督奧體之內嗎？聖女這時所得到與基督合為一體的經驗，是活生生的事實，這種體驗隱約中難以掌握，但的確是一件大事，也造成了她一生重要的轉捩點。」（見天主，907頁）

因此我們就不難明白聖女為什麼改變了。她的生命從此出現了新的方向。合一的奧秘是晦澀難明的奧秘，然而卻是多麼奧妙光照的源泉！

結 論

人受造就是為了見天主，這也是人心最深的渴望。聖師德蘭從小就想見天主。但因世俗的蒙蔽及虛榮，也幾番失望跌倒，迷失了方向。幸好，她沒有離開慈母教會，藉著聖善的父母、家人、朋友、教會聖事、教會團體和寶藏等，更認識自己和天主及人生的目標及終向。在聖神的吹拂下，更深體會到人的軟

弱及天主的慈悲大能。她愈來愈委順於天主的恩寵，藉著收心祈禱、靜觀祈禱，靠近永生的活泉，喝這免費白白恩賜的活水（若七 37~38）。她意識到人人需要這永不渴的活泉，並以悲天憫人的胸襟傳揚這真理。

由結合性的靜禱所造成的轉化，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蛻變。這是她自己親身的經歷，和熱烈追求的目標，也是她渴望人人能努力的目標。天主就在每個人的心中。每個人的城堡有最寶貴的「珍珠」——天主住在裡面。所以她竭盡所能教導這條內在與天主結合的路，告訴她的修女、家人、朋友，以祈禱、流淚、刻苦、忠於職守、實行福音勸諭和革新隱修院，來表達她對基督及教會的愛，和救靈心火。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人類通諭》中，肯定人是教會的道路。德蘭作證人有無限的價值，這價值來自湧出活泉的基督，恩寵的活水來自天主。與基督親密結合，一起生活，自由地事奉天父，並連結聖神一起建造教會，擴展基督奧體，這是大德蘭的使命，也是整個救恩史的工程及每位基督徒的使命。

她不止因愛教會而受苦，也被教會肢體折磨，一生鞠躬盡瘁，點點滴滴說不完她熊熊愛火及其雄心壯志！這趟尋寶的內在旅程——「意志結合」是使她成為教會女兒的重要轉捩點。她邀請所有人著手進行這趟內在的旅程。她有信心帶領我們走這趟豐富的內在之旅，成為名副其實的教會兒女！